

妝臺與妝臺以外

——中國婦女史研究論集

黃嫣梨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á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Paris São Paulo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Warsaw

with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First published 1999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妝臺與妝臺以外
——中國婦女史研究論集

黃嫣梨

ISBN 0-19-591933-5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序

這本書的十二篇論文，是我 1990 至 1998 的八年期間所撰寫的部分研究文字，其中五篇，是為參加海內外大學主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而寫的。由於這些會議的主題都是「中國婦女史的研究」，所以這五篇文字大部分都以研究中國婦女史中不同時代、不同類型的女性為對象，計有清代女文學家徐燦、顧太清、吳蘋香、清末民初的呂碧城及近代的張若名等。這五篇文字，都已經在中外學術專刊或專書中發表過，我謹在此向各原出版之專刊表示謝意。

〈王昭君「上元帝書」及「又報元帝書」試析〉是我於 1991 年為浸會學院（今浸會大學）《歷史學會年刊》撰寫的。其他如〈徐淑及其「答夫詩」〉、〈「詩品：齊鮑令暉齊韓蘭英」箋證〉、〈朱淑真事跡索隱〉、〈中國婦女教育典範的轉換〉等文章，是我多年來研究的心得，亦經先後付梓問世。其中的〈中國婦女教育典範的轉換〉可以說是我的少作，初稿寫於 1983 年，我當時開始對中國婦女的奮鬥史產生很大的興趣。在中國婦女的奮鬥中，爭取女子教育權利和男女平等的教育機會，最見不懈，也最令人感動。婦女獲得教育的平等，才可以進一步有事業可言，才能立足社會，自主人格，因此婦女教育實在至關緊要。要窺探幾千年來中國婦女生活模式和社會地位的轉變，必須先要探究中國婦女教育之傳統典範的內涵及其轉變。這篇文章最初以〈中國婦女教育

的今昔》為題，發表於《香港浸會學院學報》，1995年經詳審修正後，以英文譯稿在英國學報 *Women's History Review* 刊登。這次，我又作了補充，並易名〈中國婦女教育典範的轉換〉，作為本書的總結篇章，以簡賅的綜論，闡析中國婦女的教育典範及其歷史性的轉換。

〈班昭與「女誡」〉、〈從唐金城公主之上表說到唐蕃二國之關係〉二文，則是從未刊佈過的篇章。班昭是我八十年代花了很多工夫去研究的中國才女，若干論點已輯入拙書《漢代婦女文學五家研究》，這篇論文則就班昭的婦女教育觀着墨。而我把此文置於全書首篇，則因為班昭的《女誡》在中國婦女教育的論述中實居於典範式的地位。金城公主對唐代外交作出過貢獻，卻未曾受到應有的注意，我於去年初開始蒐集資料，在古籍中作了不少爬梳與尋覓的工作，這篇不長的論文，得來卻非容易。不過它卻給予我為中國女性找「歷史公道」這個念頭一些滿足。我希望以後能發掘更多被歷史湮沒而又曾對歷史作過貢獻的女性。不容否認，中國女性在中國傳統的歷史論述中是被忽視或遺忘的「她者」。

上述十二篇論文，都各有題旨，可自為獨立的單元，從橫的方面看，每篇文章對各個主題，或對各個論述的婦女人物的行事、思想、業績等等，都致力作了全面的、深入的剖析。而從縱的方面看，則這十二篇文章的論旨可以說是前後一貫的，漢代班昭，生活在禮教森嚴的社會裏，自身堅守傳統婦道與婦德的觀念，並以此教導女兒，撰寫《女誡》，益發強化了男尊女卑的兩性主從關係。《女誡》七章，第一次完整地塑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婦女形象和婦德的教育典範。自此，中國婦女在《女誡》的導嚮中，戰戰兢兢地以實踐「賢妻良母」為天職。也自此，中國社

會的父權夫權，更形鞏固。女性在附屬的地位中，原應享受到的、上天賦予人人平等的人性尊嚴，受到長時期的壓抑。更有甚者，女性不但常成為男性淫欲的犧牲品，而且有時還充當男子政治鬥爭的殉難者，王昭君的和番，以求弭滅匈奴的侵伐之禍，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徐淑染病被遣回娘家，夫死後被兄長威迫再嫁，更是中國社會兩性不平等的普遍現象。魏晉時代，玄風獨盛，社會風氣稍見開放，女子之習翰墨而又能有發揮才華機會的稍見增多，從謝道韞、左貴嬪以至南朝的鮑令暉、韓蘭英、劉令嫺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唐代受胡化影響，社會風氣更見開放，在唐蕃的和親政策中，女子的下嫁番邦，雖然同是有着「政治工具」的意識，但地位方面，已約略從漢女遠妻鬼方的「屈辱和親」，進展到唐女婚嫁西藏的「互利和親」，文成公主與金城公主在和親中，主動將大唐的文化和民風民俗，耕耨技藝等，也一起帶到外域去，表現了中國婦女在傳播文化事業中的獨特貢獻，使和親政策，在某種意義上，已超於政治鬥爭的狹隘層次了。

不過，中國婦女的從屬地位，要到明末清初，才開始憑着她們自身的努力和受外來影響的社會變革，而開始得到逐步的轉變。宋代表彰儒教，婦德要求極嚴，如朱淑真的敢於挑戰禮教觀念，直抒胸臆，尊重自我，幾人能夠？！綜觀朱淑真的一生，雖然極度不滿意自己的生活處境，卻又無法擺脫，終而陷入痛苦的深淵，不管山河多麼美麗，而她的感受，卻是「對景無時不斷腸」的。古代婦女，絕大部分都是一生囿限於妝臺之內，鬱鬱以終，她們留在人間的翰墨，都盡是愁怨的悲泣。

中國婦女的妝臺生活，從漢代開始，已塑造了一個固定的典範。班昭的最大影響可說是《女誡》。《女誡》上承五經、《大戴禮》、《白虎通義》、《列女傳》等思想，用古書中適合女子

的言行典範加上當時的歷史背景，社會實況作了新的模鑄，教女子摹習，從而使女子在出嫁之後，成為「妝臺佳婦」，宜室宜家。在漢代，《女誡》固已在婦女教育論述中有一定地位，在後世更被奉為主臬。不過，這種妝臺典範，在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千多年之後，終於隨着明清以來西方思想的沖擊，和有清一代的政治波動，及社會的改革而產生了基本的變化。本書中的〈從徐燦到呂碧城——清代婦女思想與地位的轉變〉和〈中國婦女教育典範的轉換〉二文，是從宏觀方面，詮釋從明末清初開始，中國婦女的生活、思想和心態的演變，以及社會給予婦女的教育形式和工作地位所發生的重大轉化。中國婦女逐步逐步的踏出妝臺，邁入廣闊的社會，一一的顯示巾幗不讓鬚眉。〈顧太清的思想與創作〉、〈張若名與五四時期的天津婦運〉，則是從微觀方面，或是用歷史學名詞來說，以傳記個案的研究方式，去深入探討分別生活於明末清初、清初中葉、清中晚葉、清末民初和民國時期多位不同背景的女性的一生心路歷程，並同時拍入於時代的相互影響中，以窺探近代婦女思想的演變過程。這個過程，形象地說，則是中國婦女從「妝臺」轉變到「妝臺以外」的過程。清末民初的呂碧城和張若名，可以說是轉換期後期的「新女性」典範，她們一生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她們以無畏的精神與苦幹的毅力，在社會的大場域裏與男性並肩作戰，從驕傲的實踐中打破了幾近二千年來中國傳統社會的兩性主從關係，建立了近代中國女性的新典範。

在全書的十二篇論文中，〈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與婦女地位〉是比較特別的一篇，若以全書一貫性主題而言，它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不過，若是從另一個角度說，這篇文章也是着意於儒學的影響下古代婦女和婦女地位轉變的詮釋。這篇文字最初於 1993

年，以〈中國古代刑法與婦女的社會地位〉為題，應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的邀請演講而執筆，演講中激發了不少學術上的辯論，也引導出多年來對中國婦女傳統觀念研究中的一些理論思維。講稿其後作了多次更改，於1994年12月宣讀於北京大學「婦女問題第三屆國際研討會」。1995年，再費了不少時間從事這篇文字的匡補和整理工作，最後經全面修訂後，易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與婦女地位〉，刊於《北京大學學報》。去年（1998年）炎夏，我赴北京出席北京大學學術會議時，《北京大學學報》主編龍協濤教授告訴我，拙文刊出後，得到國內一些專刊的好評，這對我來說，無疑是一種鼓舞。

本書可以說是我過去十多年間研究中國婦女的一些心得。早在1984年，我開始中國婦女史的系統探索，先以漢代女文學家班昭、唐山夫人、班婕妤、徐淑、蔡文姬為研究對象，其後，我又傾二年之力研究宋代才女朱淑真，六年之間前後寫成了〈漢代婦女文學五家研究〉及〈朱淑真研究〉兩篇關於中國古典女性的論文，並已匡補成書，付梓面世。可以說，從班昭到朱淑真，深深培植了我對中國婦女研究的濃厚興趣，而這個研究範疇也成為我此後的學術中心旨趣。猶記得，我在《漢代婦女文學五家研究》的後記中曾說：「唐山夫人的雅、班姬的善、班昭的博、徐淑的情及文姬的真，在我的苦澀的學習研究生涯中，著實地給予我毅力上的支撐，智慧上的啟迪及心靈上的撫慰。」如今，又是匆匆的十多年，在這些日子中，我對中國婦女史的研究，固然更多了些理解，更多了些批判性的反思，但我對中國歷史上婦女（特別是我研究的對象）的雅、善、情、真、博的那份感受，是與時增進的。近年來，由於着力於呂碧城、張若名的研究，使我更感受到中國婦女的堅強與毅力，以及她們對自我人生價值的掌握與提昇。

中國婦女生活史，是一部由妝臺步向妝臺以外的歷史。這種步伐、這種進步、這種轉換，是與時代並進的，也是歷史應有的發展。不過，中國歷史中的婦女，無論她們生活在妝臺的時代，或是生活在妝臺以外的時代，她們都是在歷史中真真實實地生活過，研究歷史中的中國女性，對於我，這是一種對話，一種超越時空的對話。歷史研究是孤獨的探索，但超越時空的對話，使孤獨的探索永不會感到寂寞。

黃嫣梨

1999年1月6日

說 明

1. 班昭與《女誡》
——首次發表。
2. 王昭君〈上元帝書〉及〈又報元帝書〉試析
——初刊於《歷史學會年刊》[香港浸會學院(今浸會大學)歷史學會]，第六期(1991年)，頁2—7。
3. 徐淑及其〈答夫詩〉
——初刊於《江漢論壇》(*Jiang Han Lun Tan*) [湖北社會科學院]，第124期(1990年12月)，頁68—71。
4. 《詩品：齊鮑令暉齊韓蘭英》箋證
——初刊於《社會科學戰線》(*Shehui Kexue Zhanxian*) [吉林社會科學院]，第88期(1997年7月)，頁115—19。
5. 從唐金城公主之上表說到唐蕃二國之關係
——首次發表。
6. 朱淑真事跡索隱
——初刊於《文史哲》(*Wen Shi Zhe*) [山東大學]，1992年第6期(總213期)，1992年11月，頁23—30。

7. 顧太清的思想與創作

——於1992年8月中國內蒙古師範大學的「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十三屆年會暨歷史文獻與民族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主辦）上宣讀；

——後刊於《社會科學戰線》(*Shehui Kexue Zhanxian*) [吉林社會科學院]，第62卷第1期（1993年4月），頁244—9。

8. 從徐燦到呂碧城——清代婦女思想與地位的轉變

——於1993年11月中國北京大學「婦女問題第二屆國際研討會」（北京大學中外婦女問題研究中心主辦）上宣讀；

——後刊於《歷史與文化》(*History and Culture*)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第一期（1998年1月），頁33—43。

9. 呂碧城與清末民初婦女教育

——原英文稿“Lu Bi-Cheng and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於1994年7月英國樸茲茅斯大學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的「英國婦女學聯會第七屆國際學術會議」（英國婦女學聯會 [Women's Studies Network] 主辦）上宣讀；

——中文版刊於《南大語言文化學報》(*Journal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第一卷第一期（1996年10月），頁229—48。

10. 張若名與五四時期的天津婦運

——原英文稿“Zhang Rou-Ming (1902–1958) and the Women's Right Movement in Tientsin”於1992年10月美國亞利

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的「美國亞洲學會第三十屆西部年會及國際學術會議」(美國亞洲學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主辦) 上宣讀；

——中文版刊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第 1 期 (1993 年 6 月)，頁 19—34。

11. 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與婦女地位

——於 1994 年 12 月中國北京大學「婦女問題第三屆國際研討會」(北京大學中外婦女問題研究中心主辦) 上宣讀 (原文稱：〈中國古代刑法與婦女的社會地位〉)；

——經修訂後易名，並刊於《北京大學學報》(*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第 34 卷第 3 期 (1997 年 5 月)，頁 103—12。

12. 中國婦女教育典範的轉換

——原載《香港浸會學院學報》(*The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Academic Journal*) [香港浸會學院]，第 11 期 (1985 年 6 月)，頁 239—54 (原文稱：〈中國婦女教育之今昔〉)；

——輯入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1 年，頁 259—85。

——英文譯文 “Women’s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hina.” *Women’s History Review* (U.K.), Vol. 4, no. 3 (September 1995): 345—67.

——此文係修訂版。

目 錄

序	vii
說明	xiii
1 班昭與《女誡》	1
2 王昭君〈上元帝書〉及〈又報元帝書〉試析	17
3 徐淑及其〈答夫詩〉	27
4 《詩品：齊鮑令暉齊韓蘭英》箋證	39
5 從唐金城公主之上表說到唐蕃二國之關係	50
6 朱淑真事跡索隱	69
7 顧太清的思想與創作	87
8 從徐燦到呂碧城——清代婦女思想與地位的轉變	104
9 呂碧城與清末民初婦女教育	122
10 張若名與五四時期的天津婦運	141
11 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與婦女地位	163
12 中國婦女教育典範的轉換	184

1

班昭與《女誡》

東漢（25—220）曹大家班昭（約49—約120），¹是歷史上著名的才女。班昭才高識博，性格堅毅，一生治學，孜孜不倦，在史學及文學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史學上，班昭最主要的貢獻是整理並最後補成《漢書》。在文學方面，班昭的《女誡》、賦、頌和論文，如〈東征賦〉、〈大雀賦〉、〈鍼縷賦〉、〈蟬賦〉、〈為兄超求代疏〉、〈上鄧太后疏〉、〈欽器頌〉等，對後世有着一定的影響。此外，班昭又為《列女傳》及班固的〈幽通賦〉作注，對訓詁字義工夫的推廣，起着（32—92；一說34—94）很大的作用。班昭的生平事蹟及上述關於其文史方面的貢獻，歷代都有不少專文討論，這裏不加論述。本文只集中討論班昭《女誡》一書的內容及其思想淵源，旨在闡釋《女誡》在我國婦女教育發展上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

¹ 班昭，字惠姬，扶風人，博學高材，十四歲嫁給曹世叔，世叔名壽，早昭而卒。班固（32—92；一說34—94）未寫成《漢書》而去世，和帝（劉肇，79—105；88—105在位）以昭有家學，詔昭至東觀藏書閣，續成《漢書》。又常召入宮廷教授皇后及諸貴人儒家經典及天文算術等學，宮中尊為大家。皇帝對她尊敬有加，當外國上貢異物，時常詔大家作賦頌。鄧太后（鄧綏，81—121）臨朝，與聞政事。為了酬勞她，封她的兒子為關內侯。班昭七十多歲去世時，皇太后素服舉哀，令使者監護喪事。其事蹟詳見范曄（398—445）：《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84，〈列傳〉第74，〈列女傳〉，〈曹世叔妻班昭〉，頁2784—92。

《女誡》是中國女教上的經典著作。我國的夫婦之道，婆媳間之關係，三從四德，尊男卑女，無不於此窺見。後世因《女誡》影響而寫成的女教書籍，多不勝舉。西晉（265—316）賈充（217—282）妻李琬的《女訓》十六卷、唐（618—907）宋若莘、宋若昭的《女論語》一卷、武則天（武曌，624—705；690—705在位）《古今內範》一百卷、《內範要略》十卷、長孫皇后（約600或601—636）的《女則要錄》十卷、韋氏《女訓》、章氏《續曹大家女訓》十二章、楊氏《女誡》一卷、劉氏《女儀》、鄭氏《女孝經》一卷、宋（960—1279）莫氏《賢訓篇》一卷、明（1368—1644）憲宗（朱見深，1447—1487；1464—1487在位）王皇后《女鑒》一卷、王夫人《女範》八卷、朱隆姬《女教經》、夏雲英《女誡衍義》一卷、成祖（朱棣，1360—1424；1402—1424在位）徐皇后《內訓》一卷、徐淑英《女誡雜論》一卷、太祖（朱元璋，1328—1398；1369—1398在位）馬皇后（1332—1382）《內訓》一卷、劉氏《古今女鑑》、王節婦《女範捷錄》一卷、世宗（朱厚熜，1507—1566；1521—1566在位）蔣太后《女訓》一卷、鄭氏《女教篇》、清（1644—1911）吳靜《女鑑錄》、吳氏《女訓》一卷、吳氏《閨訓》十則、李晚芳《玄學言行纂》、李氏《女訓》、周氏《閨訓》三十一則、邵氏《女訓遺誨》、姚氏《閨鑒》三卷、曾懿《女學篇》、馮氏《閨門小學》、楊存《女訓》、劉鑑《曾氏女訓》、龍氏《閨教》四言一卷、聶芬《女界模範》、扈斯哈里氏《閨訓十二則》、錢牟女子《家庭模範》、黃唯女《三字經》等，或者補大家的不足，或者發揮她的要旨，無論如何也是受她的《女誡》影響而來的。²班昭的《女誡》的地

² 各篇女教著作的介紹，可參胡文楷的《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

位到了明代更得到皇帝的認同。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1572—1620在位）以此書簡要明肅，足為萬世女子的模範，萬曆八年（1580）令王相作注，和成祖徐皇后的《內訓》合刻刊行。神宗皇帝並為御製序文。天啟四年（1624）又加宋若莘、宋若昭的《女論語》一卷和王節婦的《女範捷錄》一卷，由多文堂合刊，稱為女四書。³

作為《女誡》作者的班昭，她的學識，她的思想來自何處呢？家學。從《漢書》〈班固敘傳〉看，班固的祖先最遠可上數至楚國的令尹子文。子文初生的時候，被遺棄在雲夢澤中，後來給老虎養活。因為楚國人稱乳為「穀」，稱虎為「於櫟」，因此叫子文作「穀於櫟」。楚國人又稱虎做「班」，因此子文的兒子以班為號，叫鬥班。鬥班的後人就以班為氏。後來到了班壹。壹生孺，孺生長，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回曾作長子令。回生況，況舉孝廉，官至左曹越騎校尉。⁴況有三子一女，長子伯官至水衡都府、侍中；成帝（劉騫，前52—前7；前33—前7在位）對他極為器重。⁵次子旂官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前77—

³ 同上書，頁3。

⁴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100上，〈敘傳〉第70上，頁4197—8。

⁵ 〈敘傳〉中言：「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虐？』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譴」，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同上註，頁4200—1）。

前6)校秘書的。三子穉，官至廣平相。當王莽(前45—後23；後8—後23在位)當權時，穉保默不作聲，終歸相印而罷。況的女兒在成帝時被選入宮為婕妤，才德兼備。⁶曹大家就是班穉的女孫。父親班彪(3—54)，兄固和超(班超，32—102)的文學背景及功業，史書有載，⁷這裏也不贅述。只要這樣看看，班昭書

⁶ 〈敘傳〉云：「回生況，成帝之初，女為婕妤。……況生三子，伯、旂、穉。」(《漢書》，卷100上，〈敘傳〉第70上，頁4198)。《漢書》先序婕妤，依行文之例，則婕妤當為穉之姊，彪之姑母，即固、超及昭之曾祖姑母也。班婕妤叫甚麼名字已不可考。曹植(192—232)〈班婕妤讚〉稱頌她：「有德有言」。見於丁晏(1794—1875)：《曹集銓評》(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卷6，頁95。鍾嶸(416—518)《詩品》以為：「(漢)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別之作，亞于團扇矣。」見於《詩品》(陳延傑注本；出版地缺：商務印書館，1959年)，卷中，頁21；團扇指班婕妤名作〈怨歌行〉。《詩品》把班婕妤列入上品，可謂推崇備至。除〈怨歌行〉載於蕭統(501—531)：《昭明文選》(台北：藝文印書館，1957年)，卷27，頁11上下外，班婕妤尚有〈自傷賦〉見於《漢書》，卷97下，〈外戚傳〉第67下，頁3985—7；〈擣素賦〉見於章樵注：《古文苑》(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3，頁87—91及〈報諸姪書〉見於李昉(925—996)：《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卷144，頁9上。

⁷ 班彪、班固、班超事蹟及其貢獻，詳見《後漢書》的〈班彪列傳〉(卷40上下，〈列傳〉第30上下，頁1323—87)、〈班超列傳〉(卷47，〈列傳〉第37，頁1571—90)、〈西域傳〉(卷88，〈列傳〉第78，頁2909—13)。王充(27—91)：《論衡》(台北：新興書局，1968年)，卷13，〈超奇〉第39，頁22上下；劉勰(466—520)：《文心雕龍》(范文瀾[1893—1969]注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卷4，〈史傳〉第16，頁284—5；劉知幾(661—721)：《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12，〈古今正史〉第2，頁338—40及趙翼(1727—1814)：《廿二史劄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卷1，〈班固作史年歲〉，頁2，亦有記述。班彪的賦著名的有〈北征賦〉；班固有